「永遠的尹雪艷」之語言與語調

歐陽子

在白先勇的「臺北人」全集中，開卷的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是最「冷」的一篇，其中各篇採用客觀敍述，雖然也都包含社會批評，但讀者很容易感覺出作者對故事裏人物的同情。惟獨在「永遠的尹雪艷」裏，作者像是完全把自己隔離，冷眼旁觀，採用全知敍事觀點，不探入任一角色之意識內，只限於人物外貌言行與情節發展的具體客觀之描述。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是「臺北人」中嘲諷意味最濃的一篇。此嘲諷意味，前後一貫，藉由全文之「語調」(tone)——即「敍述者」之口吻——有效地傳達給了讀者。

首先，我想解釋一下何謂「敍述者」。我們時常誤以爲一篇小說的敍述者，就是小說的作者；敍述者所說的話，就是作者要說的話。其實並不盡然。特別是在諷刺文中，作者有時故意讓敍述者道出與自己本意完全相反的話；而此作者與敍述者之間的差距，最能拍擊而產生嘲諷效果。

在「永遠的尹雪艷」裏，白先勇就運用了這種讓敍述者說反面話或歪扭話的嘲諷技巧。舉數例如下：

敍述者的話：

尹雪艷總也不老……不管人事怎樣變遷，尹雪艷永遠是尹雪艷。

作者的本意：

孰能不老？即使像尹雪艷，外表看似沒有改

變，人人以爲「永遠」，其實還不是自欺欺人。

敍述者的話：

尹雪艷名氣大了，難免招忌，她同行的姐妹淘酷心重的就到處嘈起說：尹雪艷的八字帶着重煞，犯了白虎，沾上的人，輕者家敗，重者人亡。

作者的本意：

尹雪艷的八字**確實**帶着重煞，使人家敗人亡。這和她的名氣大，招忌，倒沒什麼關係。

敍述者的話：

洪處長……一年丟官，兩年破產……尹雪艷離開洪處長時還算有良心，除了自己的家當外，只帶走一個從上海跟來的名廚司及兩個蘇州娘姨。

作者的本意：

尹雪艷**眞沒良心**。洪處長破產後，她不但離棄他，而且把她自己的一切家當與僕人都帶走。

敍述者的話：

尹雪艷站在一旁……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着她這一羣……客人們，狂熱的互相厮殺，互相宰割。

作者的本意：

尹雪艷**毫不悲天憫人**，觀賞着客人們互相宰割。

白先勇的另一種嘲諷技巧，卽在敍事時故意使用成語，陳腔爛調以及誇張言語。成語或陳腔爛調如「五陵年少」、「兩鬢添霜」、「一腔懷古的幽情」、「津津樂道」、「高朋滿座」、「世外桃源」、「呆如木鷄」、「傾訴衷腸」等。誇張的比喻與描寫更是俯拾皆是，給全篇小說帶來含有喜劇意味的嘲諷效果。舉例如下：

望着天上的月亮及燦爛的星斗，王貴生說，如果用他家的金條兒能够搭成一道天梯，他

願意爬上天空去把那彎月牙兒摺下來，插在尹雪艷的雲鬢上。

用鑽石瑪瑙串成一根鍊子，套在尹雲艷的頸子上，把她牽回家去。

洪處長休掉了前妻……答應了尹雪艷十條條件；於是尹雪艷變成了洪夫人。

連眼角兒也不肯皺一下。

即使是十幾年前作廢了的頭銜，經過尹雪艷嬌聲親切的稱呼起來，也如同受過誥封一般，心理上恢復了不少的優越感。

尹雪艷的話就如同神諭一般令人敬畏。

尹雪艷親自設計了一個轉動的菜牌，天天轉出一桌桌精緻的筵席來。

輕盈盈的來回巡視着，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。

〔打麻將快輸時〕向尹雪艷發出討救的哀號

向尹雪艷發出乞憐的呼籲

這種誇張得近乎滑稽的描寫，是全篇揶揄語調之主流，呈現給讀者一幅活生生的社會諷刺圖畫。

在「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」（見中國時報，民六三年八月廿一、廿二、廿三）裏，我探討「臺北人」的生死主題時，曾論及「永遠的尹雪艷」這篇小說的寓意。爲了方便，我將有關的幾段抄錄於下：

細讀「臺北人」，我感觸到佛家「一切皆空」的思想，潛流於底層。白先勇把「永遠的尹雪艷」列爲第一篇，我覺得絕非偶然。這篇小說，固然也可解爲社會衆生相之嘲諷，但我認爲「象徵」之用意，遠超過「寫實」。尹雪艷，以象徵含義來解，不是人，而是魔。她是幽靈，是死神

。她超脫時間界限：「尹雪艷總也不老」；也超脫空間界限：「絕不因外界的遷異，影響到她的均衡」。她有「自己的旋律……自己的拍子」。白先勇一再用「風」的意象，暗示她是幽靈：「隨風飄蕩」、「像一陣三月的微風」、「像給這陣風薰中了一般」、「踏着風一般的步子」、「一陣風一般的閃了進來」。而她「像個通身銀白的女祭司」、「一身白色的衣衫，雙手合抱在胸前，像一尊觀世音」、「踏着她那風一般的步子走出了極樂殯儀館」等等，明喻兼暗喻，數不勝數。加上任何與她結合的人都不免敗亡的客觀事實，作者要把她喻爲幽靈的意向，是很明顯的。

我之所以强調白先勇故意把尹雪艷喻爲幽靈，即要證明「臺北人」的底層，確實潛流着「一切皆空」的遁世思想。因爲尹雪艷既是魔，既是幽靈，她說的話，她的動作，就超越一個現實人物的言語動作，而變成一種先知者之「預言」（prophecy），也就是一個高高在上的作者對人生的評語。其功效有點像希臘古典戲劇中的「合唱團」（chorus），也類似莎士比亞「馬克白」劇中出現的妖婆。

所以，當尹雪艷說：

「宋家阿姐，『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』，誰又能保得住一輩子享榮華，受富貴呢？」

這也就是高高在上的白先勇對人世的評言。而當「尹雪艷站在一旁，叼着金嘴子的三個九，徐徐地噴出煙圈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着她這一羣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咤風雲的、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，狂熱的互相廝殺〔表面意思指打麻將〕，互相宰割」，我們好像隱約聽到發自黑暗古墓後面的白先勇的嘆息：「唉，可憐，眞正可憐的人類！如此執迷不悟！却不知終歸於死！」人，皆不免一死。死神，一如尹雪艷，耐性地，笑吟吟地，居高臨下，俯視芸芸衆生，看着他們互相斯殺，互相宰割。然後，不偏不袒，一律平等，將他們一個一個納入她冰冷的懷抱。

如此，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除了表面上構成「社會衆生相」之一圖外，另又深具寓意，是作者隱形的「開場白」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一旦我們採取了此篇的象徵含義，而視尹雪艷爲死亡之化身，則文中蘊育的那麼一點詼諧性，完全喪失，全篇小說立刻變得「死一般的嚴肅」（dead serious）。許多原本誇張得近乎滑稽的比喻與描寫，一下子變得不誇張，不滑稽，完全認眞。尹雪艷眞的變爲「永遠」，不再是作者的反面話。她的言談眞的是「神諭」。她眞的是一個「通身銀白的女祭司」。人們在她面前，眞會發出「討救的哀號」與「乞憐的呼籲」。這些本來靠着誇張與故意的做作而激發諷刺效果的言語，突然之間一針見血地勾繪出人類與死亡的關係。可憐的人類，囿於生命之「有限」，不論有多麼重大的抱負，都無法與死神抗爭。其無助、無能之處境，正是吳經理以蒼涼沙啞的嗓子唱出的：

「我好比淺水龍，
困在沙灘。」

尹雪艷的公館，是「世外桃源」，給人「樂不思蜀的親切之感」，坐在沙發裏，倚在柔軟的絲枕上，「人一坐下去就陷進了一半」，「叫人坐着不肯動身」。大家談的是「老話」，「都有一腔懷古的幽情」，「好像尹雪艷便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恆的象徵，京滬繁華的佐證一般」。老朽得眼圈都已開始潰爛的吳經理，居然聽信尹雪艷哄他的「乾爹才是老當益壯」這句話，於是「心中熨貼了，恢復了不少自信」。在這種描述裏，作者對社會的批評與影射，顯而易見，不必解釋。然而其中的「自欺」之旨意，亦可適用於作者視野中的人類根本之處境。眞的，我們那一個人，不也同樣避免面對「終歸一死」的殘酷現實？我們那一個人，不也盲目自欺地貪戀着虛空的人生，陷入暫時的安適與歡樂中，不肯動身？

「臺北人」中的許多角色，都喜歡打麻將。打麻將這件事，在「臺北人」世界中，一般影射麻木不仁，逃避現實，遺忘痛苦，自我陶醉。在「永遠的尹雪艷」裏，除了這些比較明顯的影射外，隨着主題含義之引申，「麻將桌」進一步變爲整個人生的縮影。尹雪艷的公館裏，「打麻將有特別設備的麻將間、麻將桌、麻將燈，都設計得十分精巧」。圍着尹雪艷的麻將桌「互相廝殺互相宰割」的朋友們，其實也就是陷落在人生的泥沼中徒然打滾的人類。而尹雪艷，這位

鐵面無私的死神，當然自己不下場，只是旁觀。她總預先下一番工夫，替客人們安排好牌局，準備得完善妥貼，爲的却是能够儘情觀賞人類無助的掙扎，以爲自娛，沒有一人能够成爲勝利者，因爲「在麻將桌上，一個人的命運往往不受控制」。眞的，既有「死亡」之存在，誰還能够控制自己的命運？一如尹雪艷轉動菜牌選菜，誰知道死神下次選中的，是你是我？

一旦我們瞭解了埋伏在社會諷刺畫面下的死亡主題，再從頭細讀這篇小說，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，作者是如何仔細如何費心地選擇精確的字句，製造生動適切的意象，並充分利用且發揮唯獨中國文字才具有的那種暗示潛能。

爲了影射尹雪艷是「魔」，作者一再採用「風」之意象；以寫實觀點而言，是比喻她姿態輕盈，以寓意而言，當然就是象徵她「無實質」。尹雪艷確是一個沒有實體的妖孽：「脚下沒有紮根」，「輕盈盈的來回巡視」，伺機攫取下一個祭品。她的「嘴角一逕掛着那流吟吟淺笑」。這句話中的「流」字，有如畫龍點睛，十足表達出尹雪艷之不可捉摸。尹雪艷是「冰雪化成的精靈」，心硬似鐵，性冷如冰，難怪她奉上的，是「冰面巾」，是「一盅鐵觀音」，是「一碗冰凍杏仁豆腐」。尹雪艷周身透着「麝香」，「薰得……人……進入半醉的狀態」，她客廳中細細透着的「一股又甜又膩的晚香玉」，是致命的妖氣，在人被薰得怡然入醉時，已中毒素而步向死亡。

我們不難注意到，白先勇在形容尹雪艷時，一再取用巫術、廟宇有關的字彙與意象語，以暗示她的「超自然」性質。如「通身銀白的女祭司」、「祈禱與祭祀」、「徐徐的噴着煙圈」、「神諭」、「像一尊觀世音」。她邀請徐壯圖，一道研究「麻將經」。她客廳中的晚香玉，「到了半夜，吐出一蓬蓬的濃香來」。她害得徐太太，「兩隻一天天削瘦，眼睛凹成了兩個深坑」。

另外，白先勇在這篇小說的情節結構中，納入一大節關於法師吳家阿婆的來歷與言行之詳述。我覺得白先勇選用這一角色的目的之一，是借用這位道人的口，來表達一下他自己顯然多少相信的「亂世出妖孽」或「妖孽造亂世」的玄論。（參閱「白先勇的小說世界」一文中，所討論白先勇的寃孽觀。）這使我們聯想起水滸傳裏，就因爲宋仁宗時傲慢愚頑的洪太尉

，堅持命人打開「伏魔之殿」，不意走脫了老祖天師洞玄眞人鎭鎖在內的妖魔，才引致以後的多年盜亂。

然而，吳家阿婆這一角色的最大功能，還是在於加濃整篇小說裏本來就已縈迴繚繞的宗教（或邪教）神秘氣氛。白先勇接着又詳細描寫設在極樂殯儀館的徐壯圖靈堂，道士之打解寃洗業醮，僧尼之唸經超度，拜大悲懺。這些，除了也都加添宗教神秘氣氛外，更烘托出此篇小說的「死亡」主題。

死亡，不論多麼可怖，却亦有一股令人不解的惑力。就像一身銀白的尹雪艷，能把人「拘到跟前來」。（這裏的「拘」字，含義多深！）尹雪艷闖進徐家的靈堂時，「大家都呆如木鷄。有些顯得驚訝，有些却是忿憤，也有些滿臉惶惑，可是大家都好似被一股潛力鎭住了，未敢輕舉妄動」。這幾句描寫，我覺得也很能適用在人類面臨死亡時，一般所經歷的諸種或諸階段反應。

白先勇選擇文字的用心，處處可見，例子實在舉不盡。現在讓我們研析一下他如何利用顏色，暗示尹雪艷是死神，是致人命的妖魔。

白色，是死亡之色；而作者描繪尹雪艷時，幾乎離不開「白」字：「素白旗袍」、「混身銀白」、「一身雪白的肌膚」、「犯了白虎」、「雪白……的冰面巾」、「通身銀白的女祭司」、「月白……旗袍」、「月白……繡花鞋」、「一身白色的衣衫」，「一身素白打扮」。這樣再三反覆的暗示，即使最粗心的讀者，也該不致忽略。而當尹雪艷在替吳經理做六十大壽的慶生酒會上（「慶生」！何等之反諷！）選中了徐壯圖時，象徵死亡的白色之上，突又增添了象徵血腥的紅色。穿着月白旗袍月白繡花鞋的尹雪艷，「破例的在右鬢簪上一朶酒杯大血紅的鬱金香」，「那朶血紅的鬱金香顫巍巍的抖動着」。即連她捧給徐壯圖的食品，也是紅白相映：「一碗冰凍杏仁豆腐……上面却放着兩顆鮮紅的櫻桃」。紅與白，流血與死亡——這裏，已預兆着徐壯圖無法逃避的噩運。但「預兆」不止於此。我們細讀尹雪艷當天的打扮與裝飾，可發現作者選用了一些多少可以使人聯想到凶殺利器的字眼：「簪上一朶……血紅的鬱金香」，「耳朶上却吊着一對**寸把長的銀墜子**」，「案上全換上才鉸下的晚香玉」。這些，都隱隱預示不久之後，徐壯圖將被一個工人用一把扁鑽刺殺身亡。實際上，徐壯圖的

命運，在他踏進尹雪艷公館，「嗅中一陣沁人腦肺的甜香」時，就已經註定的了。尹雪艷鬢上的「酒杯大」血紅的鬱金香，正是妖魔等着饕飲的一大杯徐壯圖的鮮血。

對徐壯圖，以及從前的王貴生，甚至洪處長，尹雪艷都沒磨太多時間，在短期內就結果了他們。但對吳經理，她所施展的手段，却是更加冷酷的「凌遲」。吳經理是尹雪艷的乾爹，是上海百樂門時代直到今日的老相識。細心的讀者，一定會注意到吳經理患有風濕、沙眼兩種慢性疾病。其中的象徵含義，不難理解。事實上，白先勇不只一次，而是三番四次，提醒讀者吳經理的肉身之逐漸腐蝕：

吳經理的頭髮確實全白了，而且患着嚴重的風濕，走起路來，十分蹣跚，眼睛又害沙眼，眼毛倒插，常年淌着眼淚，眼圈已經開始潰爛，露出粉紅的肉來。

……眨着他那爛掉了睫毛的老花眼……蒼涼沙啞的嗓子……

每到敗北階段，吳經理就眨着他那爛掉了睫毛的眼睛，向尹雪艷發出討救的哀號。

尹雪艷把黑絲椅墊枕到吳經理害了風濕症的背脊上……

因爲連日奔忙，風濕又弄翻了，他在極樂殯儀館穿出穿進的時候，一逕拄着拐杖，十分蹣跚。

小說的最後一景，又是大家圍着尹雪艷的麻將桌打牌。吳經理的手氣却出了奇蹟，一連串的在和滿貫。「他不停的笑着叫着，眼淚從他爛掉了睫毛的血紅眼圈一滴滴淌下來」。到了第十二圈，他突然雙手亂舞大叫道：

「阿媛，快來！快來！『四喜臨門』！這眞是百年難見的怪牌！東、南、西、北——全齊了，外帶自摸雙！人家說和了大四喜，兆

頭不祥。我倒霉了一輩子，和了這付怪牌，從此否極泰來。阿媛，阿媛，儂看看這付牌可愛不可愛？有趣不有趣？」

這段話，除了含蓄着作者對社會處境的影射外，暗示出吳經理的盲目與無知。他早已半死（眞正是在極樂殯儀館「穿出穿進」），身體已潰爛得差不多了，却還妄想「從此否極泰來」。（但當然，我們也可扭曲一下解釋說，以死亡來結束「倒霉了一輩子」的生命，倒是眞正的「否極泰來」。）小說結束時，尹雪艷「輕輕的按着吳經理的肩膀」，笑吟吟說道：

「乾爹，快打起精神多和兩盤。回頭贏了余經理及周董事長他們的錢，我來吃你的紅！」

好個「我來吃你的紅」！這句雙關語，眞是一針見血。可憐的吳經理，離開死亡只差一步，死神已按着他的肩膀，等着吸乾他的生命漿液。而他却還笑着叫着，不知不覺。「永遠的尹雪艷」，雖是「臺北人」中最「冷」的一篇，（寫死神，豈能不「冷」？）我們還是能從敍述者一貫的嘲諷語調下，隱約感覺出作者對人類愚昧的惋惜與慨嘆。

一九七四年十二月

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

第二期　一二元（原定價一〇元）
第四期　一二元（原定價一〇元）
第五期　一二元（原定價一〇元）
第六期　一四元（原定價一二元）
第七期　一五元（原定價一二元）
第八期　一七元（原定價一五元）
第九期　一七元（原定價一五元）
第十期　一七元（原定價一五元）
第十一期　一七元（原定價一五元）
第十二期至二一期每期二〇元
二至二一期合購（第一、三期已無存書）
優待價二九〇元

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（郵票通用）